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四 八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三 史部

晉書卷八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髙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悦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

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恱之令與賔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賔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彜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内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輙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

協王緒之説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
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
還鎮臨别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
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
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
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
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
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

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
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
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
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
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内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
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
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

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㢟解軍去職㢟怒以兵
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
復說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
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
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
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
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𤣥𤣥等
從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

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内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

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顔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説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顔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乗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

與語面折之而末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
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
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
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
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
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
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
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

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

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為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

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䟽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内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曽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

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内史胡彬

率衆向壽陽以為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

将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牢之
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
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
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
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
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
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
驤将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祅賊劉黎僭尊

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
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叅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
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
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祅賊司馬徽聚
黨馬頭山牢之遣叅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
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
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内史加輔
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兖青兾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譙之等以自强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吴復遣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吴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吴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
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
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吴國殺内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
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
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
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為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
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前

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鈎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算畧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

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隂謀誅之
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
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
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斵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畧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為元顯從事郎又為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

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内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尅軍次黄獸與偽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為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為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内史會

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

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畧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頋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懐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黄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産子不舉久喪不葬録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黄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

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
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
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
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
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陜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
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
小恵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遊於江濵見流棺接而
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

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敺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敺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

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烝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内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

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隷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畧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内外之實慼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令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

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
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醜類轉
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
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没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
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
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
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
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

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

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賔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劒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榮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

之哉又謂諸呂强戚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禄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茍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

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
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
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
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
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
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説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
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
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

實不欲下聞恭巳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郄恢内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巳

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叅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

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

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斾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

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内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懐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内大飢以胡麻為廩仲

堪急名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

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强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

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

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郗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羡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

為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
閭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
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
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内懷忿懼勒兵建
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内疑其
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
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

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

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為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顗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為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叅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劔刺千期立死宗

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絶棄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

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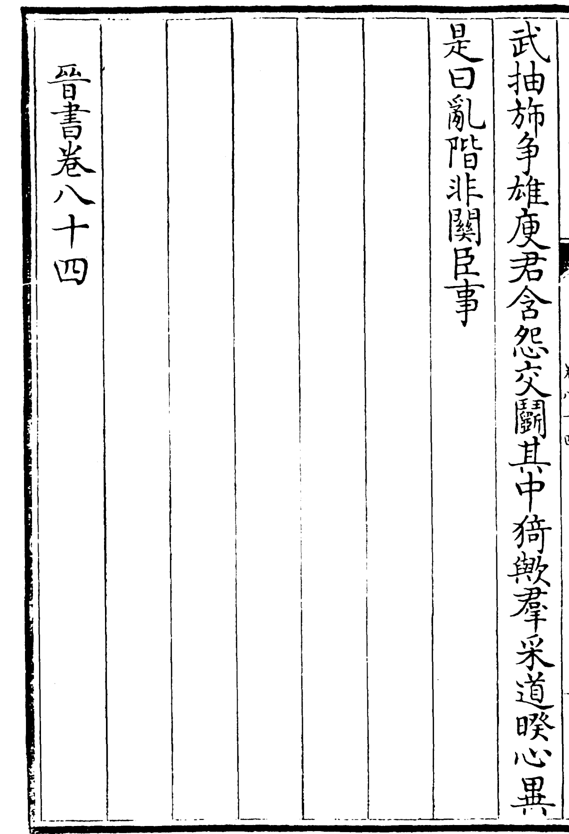
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

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

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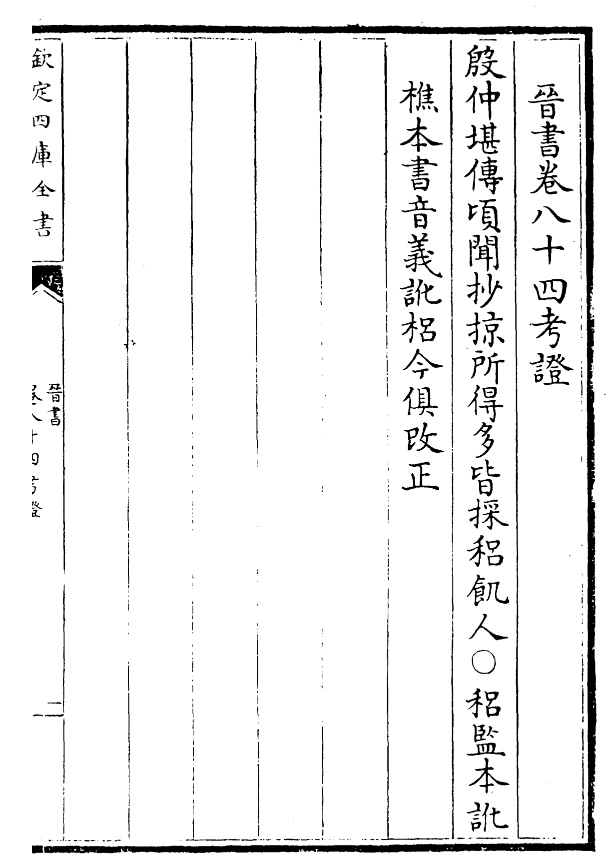
身不足以静亂也

賛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舋劉亦懟忠殷楊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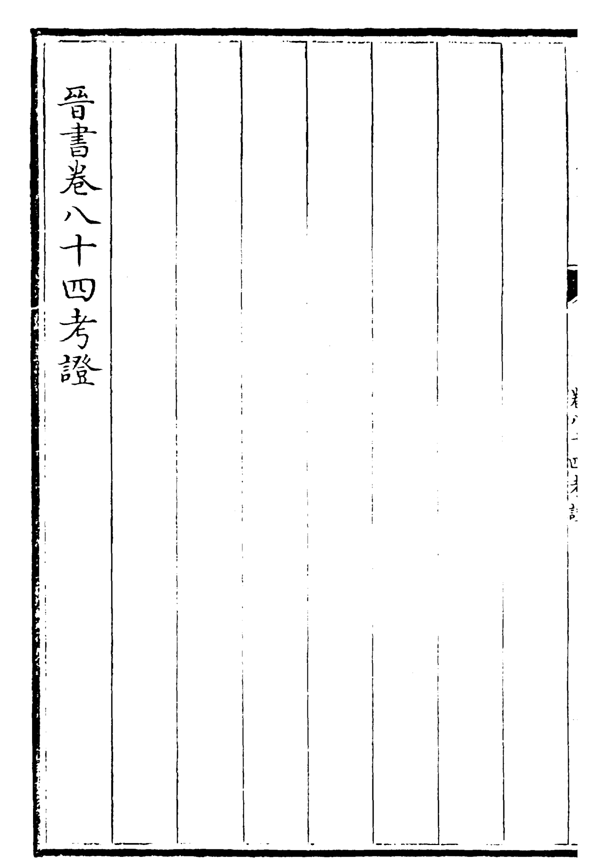
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鬬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卷八十四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殷仲堪傳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稆監本訛穭本書音義訛㭂今俱改正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晉書卷八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産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

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吴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慴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峥嶸洲毅乗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

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祇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為使持節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
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
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
偽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
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讜北走
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
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
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

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
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
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
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
以終喪禮曰弘道為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
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
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迴軫而
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

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内清蕩臣窮毒艱
殲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
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賜
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
毅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
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
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

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
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為盧
循所敗賊軍乗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
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乗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
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
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
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
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

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為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内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

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政不
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
絶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
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
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
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
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畧以濟事為先兼
而領之盖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

之内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閡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

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悦自臨蒞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户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

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曽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陜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為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畧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

武盈萬惡皆割留曽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脱職為亂階扇動内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懐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鋭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

城内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輙絶歎以爲不可能也甞云恨不遇劉項與

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己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在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内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曽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悦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悦不許射者皆散

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悦食鵞毅求其餘悦又不答毅常衘之義熙中故奪悦豫章觧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叅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曽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

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為刑獄參軍後為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為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

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内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

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

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

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叅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

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虵頭令人以刀
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
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
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
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

世子元顯子彦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彦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為劉牢之参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

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

輔國將軍琅邪内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

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峥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

陵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内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頴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别帥徐道覆順

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乗小艦被飄東岸賊乗

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實播惠風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畧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尅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

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尅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叅贊大勳皆以算畧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叅軍轉桓修長流叅軍領東莞

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兾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

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户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别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

而遺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欵及玄簒位協賛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冦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呉國内史尋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奬之誠實銘王府敷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録其賛義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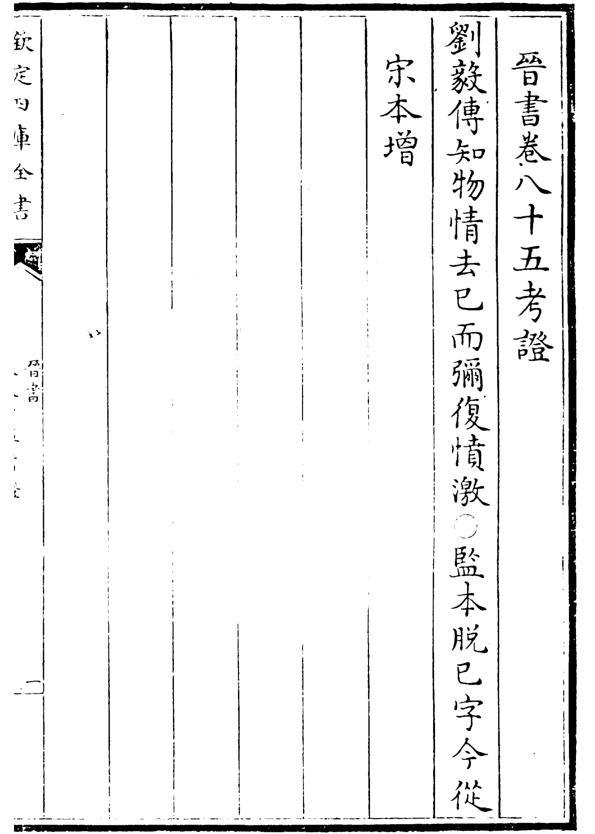
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内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内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禄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宗而

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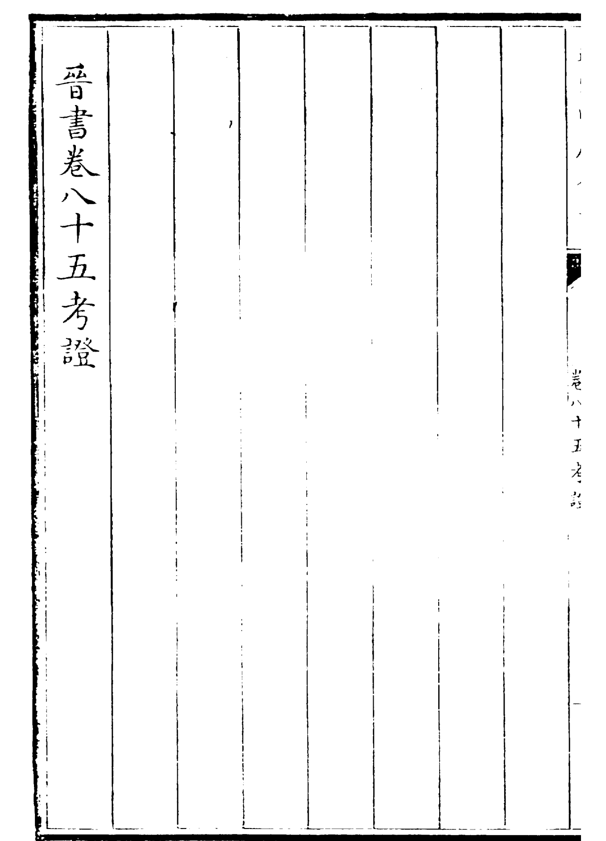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兹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卷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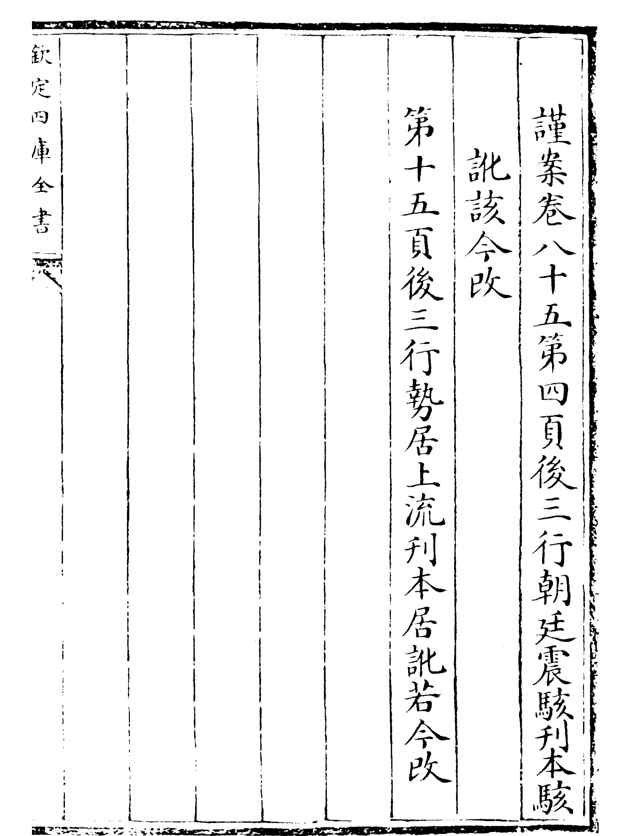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劉毅傳知物情去已而彌復憤激○監本脫已字今從宋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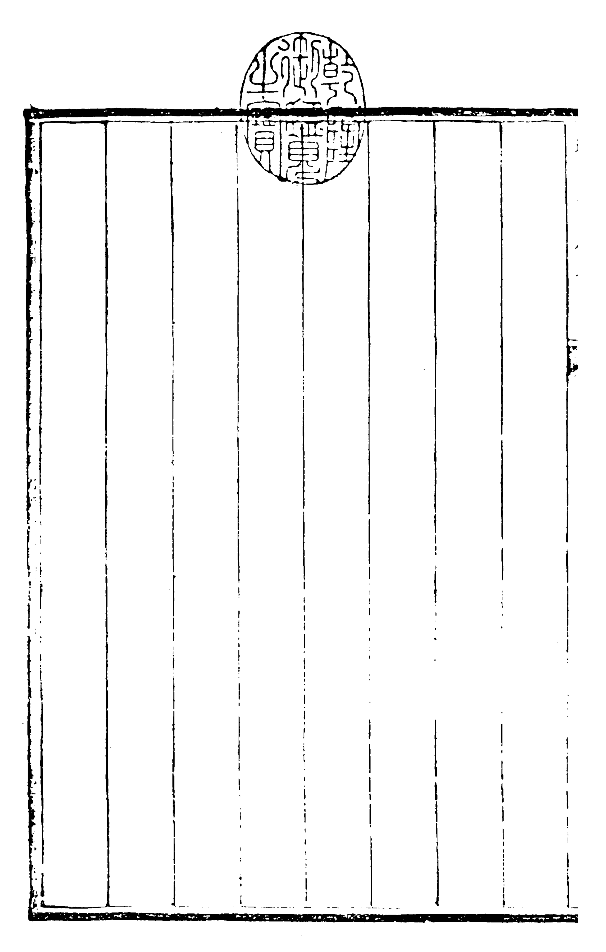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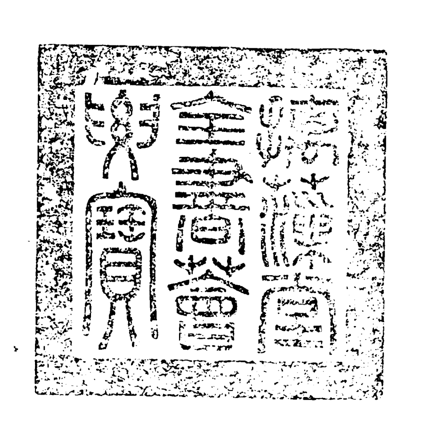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四頁後三行朝廷震駭刋本駭訛該今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勢居上流刋本居訛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六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五 史部

晉書卷八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温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

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横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

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隂充氾瑗隂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别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

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

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
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胥言於軌曰今稚逆命
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
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
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
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内侮吾董任一方義
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
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鵄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

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
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
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
請尚書侍郎曹袪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别駕
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
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

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内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

參軍孟暢蹋折鎮欆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
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
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
張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
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
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
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臣
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

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

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黄阪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嚻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滎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謟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禄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勲獻馬

五百匹㲘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

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
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
龜筮克從幽明同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
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
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
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
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

儒等刼前福禄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彜東應裴苞寔
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
奔桑凶塢是歲北宫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
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
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
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
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
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壊市易又難徙壊女工不任衣用獘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頼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

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鋭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

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

內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

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
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
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刼質羌胡攻没北地
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宫闕胡崧等
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
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
海具瞻朕所憑頼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
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

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瑯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

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巳髙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没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隂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吴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

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狐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勑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没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

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嵩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嵩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

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
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暱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
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
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
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
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
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

保寗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

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閣沙牙門趙
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
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
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
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

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内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

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

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

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盖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齟齬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

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凡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絡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

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茍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絶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模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宫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没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

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耻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

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褘言於駿曰按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

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鋭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戾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矅與石勒相攻胄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胄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

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脩乘勝追奔濟河攻隴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内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脩猶守本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脩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

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内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没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

苟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繈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

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
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
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
是駿遣傅頵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
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
於南氐楊初淳因説曰南氐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
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靖許洛掃氛燕趙
拯二帝梓宫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

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
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
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
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
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敎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
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
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
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

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
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
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
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
辱梓宫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
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
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

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

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君吾不聞過矣黄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内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

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

咸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簒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髙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

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内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

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内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月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

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
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
襃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
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
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
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
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

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簒繼凶逆鴟目有年
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
徒更思背誕鈆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
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
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
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

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
於掌握哉顧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勑司空鑒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
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
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
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
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

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寛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内尊其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宫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宫輕

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斃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

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

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

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

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

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

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

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

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
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
福禄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
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
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距宋距謂
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距終不
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
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

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
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
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
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
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時晉
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
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

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雷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内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巳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㝡匹馬不歸及攻

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㡊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

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為不可别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郎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

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賔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

躬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内外罴
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
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
奏入内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繾綣左
右小臣之娱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
杜口愚臣所以廻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
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
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

朝使下覲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尅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

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殫劬慷慨中情藴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茍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盖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盖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勳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懐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頼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虚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

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盖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内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

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滛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

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
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
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
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
謙沖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
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
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
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

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

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
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
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髙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
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
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
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
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

大敗而還太尉桓温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名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尅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

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㝠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為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璹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為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

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國内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内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為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

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為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綝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六

句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
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
弟彊感負其勳力有簒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
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
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
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
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

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别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

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戸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旣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

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

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歆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歧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遹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

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已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為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

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温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

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録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身之畧也衆以仂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

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内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
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
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
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
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
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
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

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
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
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
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
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
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
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
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

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

組賦絶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毌
孽陰傾冡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
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内雲擾讐其竊名卒
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蝦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
迹朝流再襲銀黄祖德之延慶矣
賛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絶河濆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内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緜逺國亦完富
杖順為基盖天所祐

晉書卷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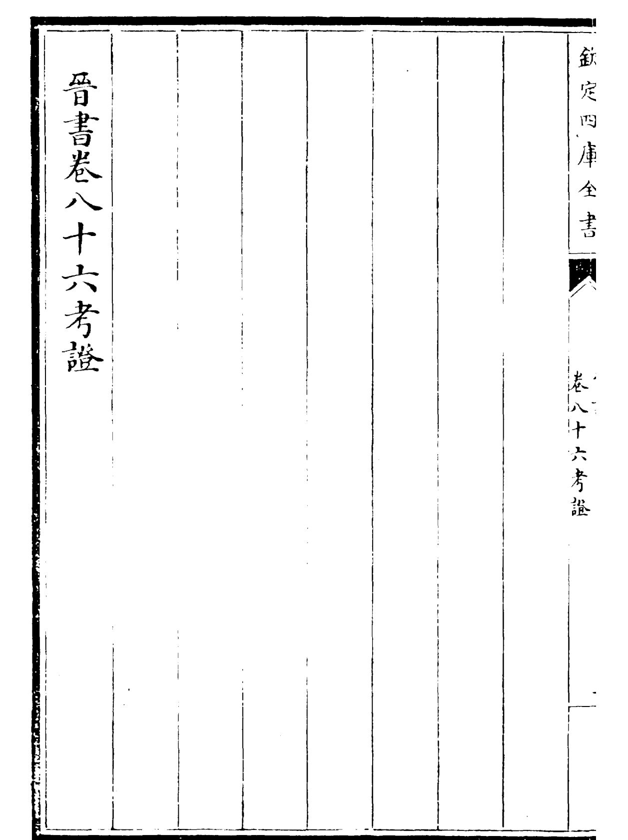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軌傳軌遣北宮純○純監本誤屯今從下文軌遣北宮純等率兵衛京師句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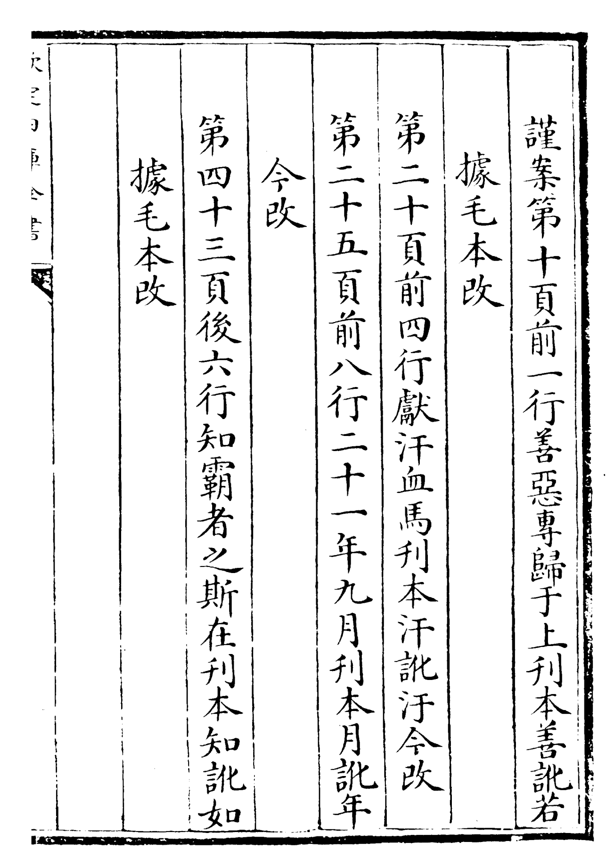
張寔傳胡崧等雖赴國難○崧監本誤松今從下文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于崧改正

張重華傳時晉陽太守郎垣○監本時作與郎誤即今從宋本

朝吏杜口○監本朝字下衍廷字從宋本刪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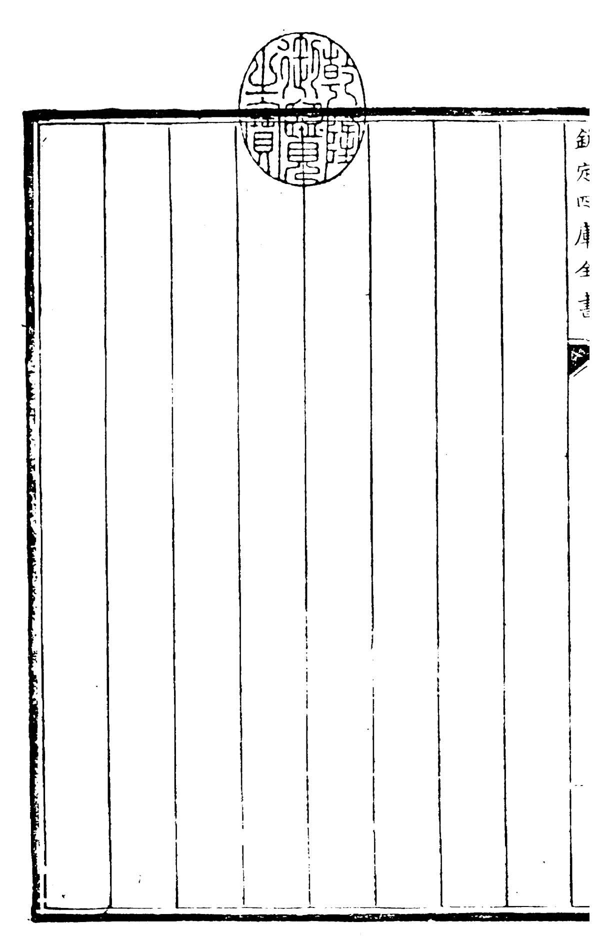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頁前一行善惡專歸于上刊本善訛若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前四行獻汗血馬刊本汗訛汙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二十一年九月刊本月訛年今改

第四十三頁後六行知霸者之斯在刊本知訛如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